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晉紀十五

起閏逢涪灘盡程
圍大淵獻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延與李脫謀為不
軌收嵩延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
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後趙將
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
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
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
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

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灋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

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歛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朕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

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

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聞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

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

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

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乂若任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王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

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王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碑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

興沈植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
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
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
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
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
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
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
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
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
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

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
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
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
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
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
柵格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
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
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
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旣至求見敦
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

遠見其屍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犇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

沈含父子於江王彬間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隄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

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出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

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

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
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
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
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十二月涼
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
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
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
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
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
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昔澤之盟憂心兢兢諸
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
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邈者之樂
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
厚禮而遣之 是歲代王賀正始親國政以諸部多
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
嘉泉汜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
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顛
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尚書卞壺
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

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
 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臬夷臣謂
 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
 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
 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
 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
 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
 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
 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後趙王勒加
 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廆遣世子皝索頭

段國共擊之以遼東相裴嶷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
 乞得歸據澆水以拒皝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擊悉
 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
 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百
 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
 者數萬 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衍
 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北羌王盆句
 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
 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
 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

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楊難敵
 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
 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
 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
 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
 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
 不中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
 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殺之
 後趙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
 內史王春據并州降趙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

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
 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
 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
 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
 酒器痛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
 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
 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

一把未熟稻俛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俛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俛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俛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之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峭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

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内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澗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

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胤爲大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 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左僕射

右衛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不欲見入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羨有異謀排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壬午帝引太宰羨司徒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

殿將兵直宿復拜壺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
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
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
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
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
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
庾后爲皇太后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依漢和熹
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秋九月癸卯太后
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
令下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鑿車

騎大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
頓王宗爲驃騎將軍虞胤爲大宗正尚書召樂廣之
子謨爲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
命不就下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
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
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
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
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

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荊州刺史陶侃以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蠻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暹皆叛附於成遜討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殺之諭降李暹州境遂安 代王賀正卒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

咸和元年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以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暉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和願陛下貴之叔父暉之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暉以和為侍中太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為皇后暉又以和為太保 三月後趙主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為牙門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 夏四月後趙將

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 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

卒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

郭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

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迭等不樂他屬共以肇

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斬防等遐

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嘗為後趙所圍妻單將

數騎拔遐出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

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詔以肇

襲遐爵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下壺奏導虧

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壺儉素庶繁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

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

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

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

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

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

人討越嵩斯叟破之 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

卒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瀆裁

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下而

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

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王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

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爲吳王 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日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

當如何亮懼變色 趙將黃秀等寇鄴順陽太守魏
 該帥眾奔襄陽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
 世子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
 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
 室虎由是怨程遐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
 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寇遂道阜陵殺掠五
 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
 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

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

闓等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降于後趙石瞻
 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拔之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
 陵石城石瞻攻拔之 後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

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張駿畏

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藏又
 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
 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

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
 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至有何已已自

是聘使相繼

二年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恒戰于臺登
兵敗術死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將
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
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
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
閼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會韓
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
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
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

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
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
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
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
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衆大
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
武河西大駭張閼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
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
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
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

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下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其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

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覩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

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寧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勦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

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壺爲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鄧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犇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
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
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彘典征討軍事亮使弟
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丙寅徙琅邪王昱為
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 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
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
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
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
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
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陁北
紇那兵敗徙都大寗以避之 代王鬱律之子翳槐
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來之賀蘭大人藹頭擁
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晉紀十六

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閼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
 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
 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
 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
 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
 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
 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九十四

史洪刊

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
 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
 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
 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
 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
 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
 苦戰而死二子矜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
 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
 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
 死庾亮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

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
 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
 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
 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
 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
 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
 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
 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裒令下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九十四

二

史洪

裴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敢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侏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楊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尚書庾冰冰不能禦棄郡犇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蔭覆之吟嘯鼓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

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
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
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
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犇敗嶠愈推奉之分兵
給亮 後趙大赦改元太和 三月丙子庾太后以
憂崩 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
南陽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
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
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

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
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
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
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
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
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
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
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
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
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

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
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
者改書俟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
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
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
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
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
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
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
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

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
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
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
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
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
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
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
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

俛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俛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率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

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鈺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官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

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
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繼朝
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
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
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灌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
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
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
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

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以
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
其將管商張健弘微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
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
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
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
其衆曰兵灑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
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
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
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

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
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
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
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
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
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
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
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
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
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

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
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
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
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
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
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
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

東北風急今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俛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俛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解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侯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

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
墉決千金塲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榮
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
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
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
止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
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
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
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

侃温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
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
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
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
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
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
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
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徐來歆
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

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
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
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如
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
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
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
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
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

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
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
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
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
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
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
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
兵守之郗鑿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
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
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鑿大會僚佐貴納曰吾受先

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
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
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乂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
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
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
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
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
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
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
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

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纒割之焚其骨
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
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
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
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闕輕車長
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
歸張健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
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乂大王不宜
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
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

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場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

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一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築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何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巳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二萬自城北

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馳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

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未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臣臣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是歲成漢獻主驤卒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王雄以李珣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葭州壽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
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首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
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
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劬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
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
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
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
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
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
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

奔後趙其將牽騰率眾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

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
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
入鬪晃笑而退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

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
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
胤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
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
之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

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
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
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
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并
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
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
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微等貳於己皆殺
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己未揚烈將軍王允之
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

趨故鄣都鑿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
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
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
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際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
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都以褚彘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
彘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 三
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

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都監爲侍中司空南昌
縣公溫嶠爲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始安郡公陸驊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
甚衆卞壺及二子矜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
加贈謚路永臣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
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
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
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
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
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
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
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泣
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
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
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
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
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
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
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
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

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政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而延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徒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夏四

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温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忼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武都安

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走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氏王蒲洪羌首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范

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

延卒子傳大寒立傳大寒卒子司繁立 江州刺史

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

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樂

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

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胤長

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僂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胤餉

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

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

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

女爲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
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
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
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
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等誣以大
逆悉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
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旣而停胤故府招
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 是歲賀蘭部及諸
大人共立拓拔翳槐爲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
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河南王吐延傳

勇多猜忌羌酋姜聰敕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
淫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
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
曰吐谷渾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
制已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
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
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
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
令不出曾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

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
欲因際會騁其徒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
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
收胤首答僞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
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
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僞笑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
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僞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
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
附祖約豈肯同郭默邪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

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
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
昌太守 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
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
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
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
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
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
長史郭敷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

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
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
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
王邃曰王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
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
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
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寒不能寢食待
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言於勒曰天下
粗定當顯明逆順以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大王自
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

之此天下所以歸成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安
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爲言勒乃收約并其親屬中外
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逃有胡奴
曰王安逃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
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爲左
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
往就市觀刑逃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
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 郭默欲南
據豫章會太尉僑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
爲壘以示有餘僑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

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
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
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
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趙將劉微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
許儒 張駿因前趙之二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
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
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耻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
趙以斌爲句町王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

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
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
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
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
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
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
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
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
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主勒以驛書敕
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

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衆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趙以敬爲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休屠王羌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更造新宮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爲高密王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

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

六年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郗鑿擊却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

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

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 秋七月成
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月趙主勒
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蒸祭太廟詔
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
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
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
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
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
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
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奕組之子也 慕容

廐遣使與太尉陶侃賤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
屬宋該等共議以廐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
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廐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
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
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廐不悅出
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
廐為燕王行次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
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勅然忠義竭誠今騰殿
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



